



明眼人

說部叢書第三集
第七十編

商務印書館印行

文藝叢刻

甲集

十二冊 定價

談通俗教育。宜改良小說與良小說戲劇。宜先明其事之驗。本集叢談叢考各書。對於劇及新舊各種小說。莫不窮會中西。實爲並世無兩之作。尤能益智慧。畫史一種。足以將各書名列下。

宋元戲曲史 梨園佳話 顧曲塵談 西洋演劇史 讀畫輯略

小歐二 美小 藝圖 達二 一冊一角

四(66)

中華民國八年十月初版

(明眼人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武進 孟憲承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漢口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廣州 常德 成都 重慶 瀘縣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明眼人

原書名 Mr. Britling Sees It Through

原著者 H. G. Wells

第一章 狄雷克訪李立忒林

一

這是狄克雷君初次游歷英國的第六天了。他正在細細的觀察那英國和美國的異點，覺得這裏各種事物，和美國都有些分別，有他以前所想像不到的。所以他這次旅行，也非常滿意。

說起他遊英的志願，是有的好久了；但他雖則自信有那美國人銳利的眼光能力，却生性快樂活潑，不是那種精悍強幹的人，想做就做的；這幾年來，就有許多事情——更加那訥爾遜姑娘的游移不定——羈絆了他動身不得。現在，明眼人這姑娘的事不用說了。他這次旅行，也正是說服自己，告訴別人，說

人生除掉訥爾遜姑娘以外，還有別的趣味呢。

狄雷克君的外祖母，原是英國人；所以他常想去看看那老夫人生長的古國。在他紐約的臥室內，不是挂着一幅薩弗倫市禮拜堂的畫圖麼？這就是他老人家受堅信禮的地方了。狄克雷君平日，本來最願意到歐洲游歷一場；況且他現在做那馬薩邱瑟刺州現代思想研究會的書記，薪俸很優，又沒有多大的任務，這回正好拿了那個名義，去瞻仰瞻仰馬頃伊賽的一位李立忒林先生，談論些將來可做的新事業，也是很有益的。

像狄雷克君一種的人，在美國是普通的。你道他的樣子似什麼？就好像我們在美國雜誌裏面看見的；那告白欄內，畫的好清楚好和氣的人兒，微微笑着說道，『好啊！這是菲刺吉牌的。』或是，『這畏金斯牌是最好的。』或是，『你瞧我這襯衣面是永遠不繙的，這是尺森的出品。』狄雷克君到了英國差不

多總是微微的笑着說道，『好阿！這是英國的。』只要和美國不同，可以算是特別的，什麼東西他都喜歡。在到倫敦的火車上，遠遠望那崔晒山下一派平原綠野，臥畫縱橫，真如基枰一般，他快樂極了。看那車室是沒有複道的，更是好笑。車上的司事人，是很恭敬有禮的，他重重的賞他些錢，却又不知道應當不應當。到倫敦了，他走來走去，看見旅館裏是沒有電話蒸汽浴室的，纔信人家說的不錯，更喜得了不得了。晨餐的時候，一個侍者跑來，（簡直像迭更斯書裏出來的）對他說要『穀食』。這個他那懂呢？拿了些雞子來攔在小瓷杯裏，和那 Punch 有名的滑稽畫報 內畫的一樣，還有那太姆斯河呢，他趕出去看時，原來是一條很小的溪水；你說他肯信麼？怪不得他要裝出一個英國口音拉了路人問道，『這條小小的水溝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太姆斯河嗎？』

在美國呢，這要說明的，狄雷克君講的英語，自然很不錯了。可是他一到了

英國，便自己覺得常要露出那沈濁的鼻音來和他許多美國的土語；人家問他什麼，總是答一個「Yep」或「Sure」。他想自己代表美國人，很有些責任的；總要做到英國人盼望他的地位才好。他的衣服，是紐約很美國式的縫工製的。所以汽車上御者一見了，知道他是美國人，便說那車上計程表的價錢，是多少『圓』，不講先令了。狄雷克君却暗想這正顯得他和英國的情形不熟悉，倒覺很有趣味，也就給他美金了。

因為他一路來的時候，心中恐怕人家說的英國情形不確實。他怕不要英國只是一個古話，倫敦不要就是一個繁華富庶的大紐約，英國人不要也同美國紐英倫人一樣呢。

二

現在他在那大東方鐵道的支路上，向亞瑟克斯的馬頓伊賽而來，真忽然

入了華盛頓歐文的英國了。

華盛頓歐文的英國！這是不差的。他在車中沒有耐性坐下，站起來，伸出那端整和氣的臉，在窗外呆呆的看着。這六月的太陽，照着那一片村景，又鮮明，又妍麗，真同一個舊世界的花園，麥田四圍，繞着野薔薇的短籬，又有深林碧草映帶，越加好看。他還看見真的鹿圈，石柱中間，有那倒下了的鐵門；遠遠的是李雷斯李立吉堂，在一簇大樹裏。更有那木屋上面，蓋着茸茸的茅柴；小客店的外邊，掛着破招牌；一個肥胖的牧師，自己駕了一輛車一匹灰色的小馬拖着，慢慢的在那小徑上走，這個景致，狄雷克君從來也沒看過，真像在文學中間旅行了。

李立忒林先生的住址，是導威屋，他信上明明說的在克雷物林斯公園的末了；克雷物林斯這個名詞，不像英國一個大世家的邸第嗎？

這兒離倫敦不過四十二英里，自然要算倫敦的外郊。要是在美國，用定期車券的人，早來住了。在英國却不然，倫敦的外郊，原來是隔斷的。他西面南面或西北面，都是國都的郊邑；獨是這東北角是一個亞瑟克斯。說來很奇怪，這亞瑟克斯是具有特徵的箇性的一個郡區，絕對不附屬倫敦的。在國都和這親愛的古郡中間，天然有兩重大障礙；一個是倫敦東端，一個是亞平森林。所以那些有季候券的人，坐了火車，向他們別墅去的，都要繞着這古樹林走二十英里無用的路程。你要是離了大東方鐵道的幹線，一到這亞瑟克斯，就同入了十八世紀的幽靜世界一樣。看那大倫敦，不過如夜色朦朧裏幾點星光罷了。李立忒林先生說的好，那馬頃伊賽裏有好幾位老前輩，終身沒有望見過倫敦城呢。

狄雷克君是打聽好的。知道這火車到馬頃伊賽的時候，不「知會」他停，

他是不停的。他預備好了，跳下車來；站上只有一個站長，也就是夫役和旗手了。他拿着紅旗，正和一位先生講那站上種的豆。那人就是狄雷克君，歐洲第一件事所要拜訪的李立忒林先生了。細看他時，和影片的相貌很不像；但一定不是別的人。因為這時候月台上除了他，沒有第二個人，況且他不是走上幾步來握手歡迎麼？

李立忒林先生見了狄雷克君，閑閑的說道，『這樣的豆，狄雷克先生，你也曾見過麼？』

『見過的啦。』

站長還拉長了粗聲音說道，『今年豆的收成少得很啊；』他便輕輕的關上了客人的車窗，拿他的號旗揮了一揮，這裏兩位客人也彼此細細認識一番。

三

除了訥爾遜姑娘那一段情史，狄雷克君的運氣是很好。以前不是說過他做馬薩邱瑟刺商人一個會裏的書記麼？這個位置，也就不錯。這會的宗旨，是要用個簡捷的方法，把現代的思潮，灌輸到他們商人腦裏。

這些大商業家，所講究的，無非是實際上的事務，誰有工夫來領略這現代學術思想呢？所以他們不能不找個捷徑，掇拾一二。他們對於新發生的思想，怎樣主張，怎樣聚訟，都不管的。等到有了定論了，他們也沒有時間到舊書裏去摸索，却花一宗好看的酬金，去請那新出現的理想家來，親口對他們講演一回，同他們討論討論，用些簡單明瞭的話，把他的學說發表出來。他們這個辦法，已經給歐洲的名人，好多機會，到美國享那最舒服的旅行。他們會裏的人，亦藉此得了好些新知識。如今這位李立忒林先生，就是一個有名的思想

家，會裏要請他演說的。狄雷克君到馬頃伊賽來，也就是要特地的說出那個請求；並且奉上會裏一宗好看的酬金的。他已先有介紹書，寄給李立忒林先生，那信上說的委婉曲折，不由得李立忒林先生不想起他上次在紐約所受的優禮款待。所以李立忒林先生接到了，立刻寫封回信，不但請他來，還說些留客人盤桓幾天，度那星期尾的話。

這裏他們握手了

狄雷克君沒有見李立忒林先生以前，心裏想他一定是英國鄉村的裝束，像美國畫報裏常見的；一套打球的絨布衣，一個溫和裏帶着沈思不悅的面孔，這也是他的美國出版人，給讀者的一個想像。如今當真見了這位先生，纔知道不是這樣。他的裝束是個夾雜的，臉上亦沒有一些溫和的容色，鬚髮眉毛根根豎起，好像連那有斑點的面孔也森森的豎起一般。那淺褐色的小眼，

不住的對了狄雷克君看着；這李立忒林先生，除了照相，誰也不要能勸他刷一刷頭髮。到一見了攝影的鏡子，他的頭髮衣服和性情顏色，却都變了。所以沒有一個攝影家，能描摹出那個森森悚立的神情來，他的服裝呢；更非狄雷克君所料的。這時穿了一件稀舊的籃絨游獵衣，一襲粗絨布的半膝袴，這粗布是土產，剝蝕的地方都抽了團團的毛線結。足上穿的是絨織的襪子，紫裏映青的淺鞋，這多是早上起來時隨便穿着的。因為最後纔想起要到火車站迎接狄雷克君，所以一直從書室裏出來，衣服也沒有換，連帽子也沒有戴。面上露出那一種笑容，像絲毛獵狗喜歡的樣子，狄雷克君心上還在忖度，照李立忒林先生的學問名譽看來，他的身材似乎太短小哩。

說起李立忒林先生的名譽，是沒有疑問的了。這部小說裏的英雄和主腦，從起初便是很負重望的。那歐美兩洲所刊的誰是誰，名人多有他的姓名；近

年來他的著作在學術界中，也是人人歡迎承認，美國人早先就知道他是個嚴正的文家，他所撰述的，總是講什麼美學和東方思想國家性質詩和畫。不多幾年前，他是可汗學者之一——這是世界有名的著作家理想家，受了巴黎奧格斯忒可汗的贈金，游歷各國，享受人家優待和尊敬，做那大慈善家的旅行賓客的。——也到過美國一次，飽吸些世界精神，從前呢，他本來是賁孖羅克大學的免費學生，得過詩歌的獎勵；以後便做了文學美術的評論家。又在倫敦太姆斯報裏寫那第三篇的社論，從他漫游世界回來，又倫敦太姆斯報去理他的舊業。此外還著了幾本書，都是關於國家關係及社會心理學的，他在學術界的地位，也就很快的增高了。

他的性情是天然容易戟刺的，所以有一種剛銳強烈的情感，加上他那怪崛的創作性，豪爽的氣度，這亨立忒林先生是個活動不拘的人，有時曠放些，

却從沒有鄙陋的。他喜歡的是著作和談話；不論什麼，他都要講，不論什麼，他都有意見。他不能沒有意見，就像狗不能不嗅你的腳跟，他嗅的是事物實際的腳跟了。好多人覺得他有趣味有興奮，也有幾個人怕他的盛氣激昂。說到人種，國家，社會，秩序，政治，制度，花園，汽車，印度和中國的將來，美學，美洲世界的教育；這種種的事情，他說起他的意見來，總是娓娓不倦的。

狄雷克也早就知道他這個善述意見的癖，只要看他的著作，即顯出來了。因為他的意見有趣味，能動人，所以更要來親承警教。自己在大西洋舟中，也着實用心搜集了好些談話的材料，準備着李立忒林先生來悉心靜聽的。現在不是很好的機會麼？可是他再也沒有想到這先生的活潑自然，和這馬頓伊賽的一箇站長。這站長不顧你倆有什麼談話的，必要拿着狄雷克君的行囊，和他們並肩的向車站出口而走，嘴裏還是咕哩咕嚕的合李立忒林先生

講那種豆的話。

他是一箇矮小的人，年紀大了，面上帶着堅忍的容貌，一個洪鐘般的聲音，說起話來，不問聽的人遠近的。

「忒林先生，那克雷物林斯的總園丁是誰呀？他試了許多方法，終得不到這般的好豆。他還用什麼砂囊，討了和我的一樣的種子。前天他還到這兒來哩，他對我說，「我總不懂怎麼一個車站長會贏了我園了的這個玩意兒，我也試得多回了。」——」

李立忒林先生問他的客人道，「這是你第一次到英國麼？」
狄雷克君說，「是的。」

站長更加提起他的聲音接下說道，「我告訴他說，「你還有一件事沒有試呢。」」

李立忒林先生說，『我有一輛汽車在外邊，從車站到家，還有一二里路呢。』
『我說，「你試過火車的震動沒有？這個你可不能試了。我告訴你罷，我這種豆的祕決，就在火車的震動哩。」』

狄雷克君聽了這一席話，有些摸不着頭腦，拿車票交給了站長。李立忒林先生也同客人上了汽車。那站長兀自高聲背他的故事。

站長又嚷道，『先生，你並沒有壞那個泥圍牆呀，我的籬笆最苦了，那柱子亦有些兒傷損，都是不打緊的。先生，你那個行囊擱在後面麼？』

狄雷克君答應了，略爲躊躇一回，賞賜了站長的勞役。

李立忒林先生問道『齊備麼？』

站長應聲喊道，『好了。』

李立忒林先生把了汽車上的輪，駕着車，繞了一個大曲線，離車站向大道

而去。

四

狄雷克君想，現在是講那預備好的話的時候了。但是又來了一層意外的障礙，使他不能如願。原來他不多時就看出這李立忒林先生的駕駛汽車，不是終身第一第二遭，至多也不過第三遭哩。

那李立忒林先生要動大輪時，却停止了全部的機械。到轉灣角上，險些兒撞着一個麵包師的車，這個就可證明他這御車不是老手了。他還解釋道，「我本要撥那制動機，却錯動了加率機。人起初時多是這樣。那個麵包師只距離一寸，險些要鬧起亂子來了。」他說的距離，實在還是多算的。狄雷克君急了，也無心再談話，去亂他的心思，他們兩個人靜悄悄的坐了一回。不多時，李立忒林先生又叫一聲「Damn!」那受傷的聯動車輪，也軋軋的亂響了幾